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廣川書跋

目録

卷一二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檢討臣德生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監生臣李炎

廣川書䟦目録

子部八

藝術類一書畫之屬

卷一

鬻簋銘　尊鼎銘

卷二

石鼓文辯 文附後　毛伯敦 周成王

魯尊彝銘 伯禽　龔伯尊彝銘 周

叔繼鼎銘 周昭王　伯庶父尊敦銘 周

商洛鼎銘 周成王　盉銘 周制

史伯碩父鼎銘 周宣王　弡仲寶匜銘

弡仲寶匜銘　杜嬬鋪

卷三

卷五

章帝書　窆石銘永建六年

韓明府碑元壽　樊常侍碑延熹元年

孫叔敖碑延熹三年　泰山都尉孔宙碑延熹四年

西嶽華山碑延熹四年　郙閣頌建寧四年

慶都碑　蔡邕石經熹平四年

石經尚書　石經論語

朱龜碑光和六年　小黄門譙敏碑中平四年

周公禮殿記初平五年　四皓神坐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劉統軍碑 元和　又別本

田宏正家廟碑 元和　徐偃王碑 元和

平淮西碑 元和　羅池廟碑 長慶

為李文叔書　為陳中玉書 並羅池碑

黄陵廟碑 長慶　為王持國書黄陵碑

李干墓　孔戣 長慶

處州孔子廟碑 咸通

卷十

臣等謹案廣川書跋十卷宋董逌撰逌字彦遠東平人題曰廣川從郡望也逌政和中官徽猷閣待制王明清玉照新志載宋齊愈獄牘稱司業董逌在坐則靖康末尚官司業矣丁特起孤臣泣血録並記其受張邦昌偽命為之撫慰太學諸生事其人蓋不足道者然其書畫賞鑒則至今推之是編皆古器款識及漢唐以來碑帖末亦附宋人數帖論斷考

証皆極精審其据左傳成有岐陽之蒐定石鼓文為成王作雖未必確而說亦甚辨然能知孫叔敖碑不可信而滕公石槨銘乃信博物志西京襍記之語又如以紀為裂繻之國不知其是郷非侯以窓中列遠岫為謝靈運詩不知其為謝眺亦多疎舛要不害其鑒别之精也乾隆四十二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廣川書跋目録

廣川書䟦原序

弁家自上世以來廣畜異書多有前人真蹟先君生而穎悟刻苦務學博極羣書討究詳閲必探本原三代而上鍾磬鼎彝既多有之其欵識在祕府若好事之家必宛轉求訪得之而後已前代石刻在遠方若深山窮谷河心水濱者亦托人傳橅墨本知識之家與先君相遇必悉示所藏祈别真贋訂證源流若書畫題䟦若事干治道必反覆詳盡冀助教化其本禮法可為世範者必

加顯異以垂模楷或涉同異事出疑似者必旁證他書使昭然易見探古人用意之精巧僞不能惑察良工之所能臨摹不能亂爰自南渡鄉關隔絶先世所藏莫知在亡或已散逸過江隨行所攜敗於兵火今所存得於煨燼之餘年來爲裒集在者得書跋釐爲十卷畫跋六卷繕寫藏諸家廟别録以示子孫俾知先君博物洽聞古今鮮儷無墜家訓庶或師範其萬一焉爾紹興丁丑歲十月丙辰男弅謹序

欽定四庫全書

廣川書跋卷一

宋　董逌　著

父乙尊彝

李丕緒得古彝銘曰作父乙尊彝其下為蜼形或疑其制余曰此古尊彝也其在有虞氏之世不則自商以前其制得於此未可知也書曰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孔安國以會為繪謂彝尊亦以山龍華蟲飾之鄭康成曰宗廟之器鬱尊虞氏以上

虎蜼而已聖人以飾尊則於服以宗彝所飾而為絺繡自漢至今學者嘗疑之以父乙尊彝考者可以信也方虞氏尊用虎蜼則非一器矣丹陽蔡氏得祖丁彝為虎形考古圖不能推見虞氏宗彝之制迺謂兕形古人飾器各以其意虎為義蜼為智觀其飾可以知其意蜼寓屬其尾岐出今於彝可考而見也或曰乙丁商人尚質其稱蓋云考之於禮幼名冠字死謚自周以然其在商夏則以丁壬癸甲為別知虞氏之世亦若是也記者猶

曰辛壬則於名可知矣

雊敦

祕閣有敦其實鼎也政和三年內降宣和殿古器圖凡百卷考論形制甚備於是館下以藏古器別為書譜上校書郎黃伯思以圖示余曰商素敦者其高五寸五分深四寸一分口徑六寸七分其受八升重六斤有七兩皆今之權量校也其制兩雊首耳下有珥葢其尾岐出且曰古敦之存於今者若周宰辟父敦散季敦邢敉敦

哉敦虢姜敦皆有款識此器特異疑為商人製也余考之雖寓屬其尾岐出古之宗彝也自虞舜已然豈特商邪於是定以為蜼鼎

罍尊

王得君藏山罍且世寶之嘗曰昔梁孝王有罍尊戒後世善寶即此器也或曰尊罍異制不得同名余考之漢謂罍尊盖彝卣罍器也卣中尊也然則罍大尊可知也古之酌酒皆取之罍故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

則罍謂之尊可也應劭曰罍畫雲靁之象以其為罍故飾以雷者此其文也鄭康成謂上蓋刻為山雲靁之象如此則孝王之罍蓋夏后氏之寶矣禮曰山罍夏后氏之尊也

伯作父丁寶尊彝銘

傳言人年二十有父之道朋友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五十矣者艾轉尊又舍其字直以伯仲别之此周公定禮以變殷制如此今曰伯作父丁殆以名著不

諱其死此殷禮也殷人無字見者又伯仲之稱不必五十故以生號仍為死後之稱則父丁是也若二十稱伯則以甫某配之五十之後直呼伯仲知殷禮異矣

仲作辛鼎銘

伯仲之敘別長少自堯舜以至三代盡然惟著稱則異夏商不待年五十凡長則稱伯次則稱仲周人必待五十而後稱伯仲此其制文也仲作辛鼎其可考者以名知之辛壬丁甲惟殷為敘而伯不配甫者亦殷道也禮

緯曰質家稱仲文家稱叔又益知其說信然

貍首豆

祕閣古豆制作甚樸趺為函獸或以其質曰商人豆也政和三年祕書考定古器以函獸為貍謂射以貍首為節其制以豆示於小獸不遺故以備乾豆宴賔客因曰商貍首豆或以問曰貍首為豆禮乎曰非也昔之制禮諸侯以貍首樂歌也射以歌樂為節故其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

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夫如此故詩以時會為意而且有燕也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燕禮所用饋食之豆薦羞之豆恒豆水物加豆陸産其用則燕器也燕器無異制則又有貍首以為別邪且刻畫祭器博庶物也雖卻仄連紆之行脰注旁翼股胸之鳴求以備物為飾不有遺也故雖翼而飛㡛爪而䝨餮攫而兕虎惟所宜而設焉其以小獸而自私哉余恐議者未嘗得其形制也如騶虞米蘩且又寓之籩豆簠簋之間邪

著尊 著直略切

内府古尊昔嘗出示於朝故人得圖之無足無銘刻腹為獸首附肩著耳安定胡瑗曰鬴無脰有足壺尊有脰著無足嘗疑其名又謂尊以魯壺是其制也今考周官朝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兩壺尊以壺為尊盖祀器也古者饗用祀器為禮之重自用著尊不類引以為据誤也禮曰著殷尊也著尊為著畧尊故說禮者言著地無足如此定為著尊可以考矣古者著鼎無足則凡著地無

足皆以著名之

商觚

祕閣有觚二其一髙七寸七分深五寸一分口徑四寸五分受一升其二髙七寸深五寸三分受九合其制無四廉樸素不文或定以為商觚古量比今纔及三之一則其受一升當古之三升不得為觚也孔子曰觚不觚觚之所以為觚者以有觚也觚以廉制得名則無廉隅者非觚也漢世以周之文敝而欲得三王循環之政且

謂救僿以忠則質尚矣故曰破觚為圜漢不知觚為廉苟以尚質趣便則去其廉隅此漢人之所為也後世不考其制以為此但取喻不知破觚可無其事而假以説邪古者操觚執簡以有記也惟有隅故可以書今觚無廉而以圜成者此豈知古人之立制哉

象觚

祕閣有觚髙八寸一分其容六合有羨上下為雲靁飾足為四象或以問余對曰此象觚也禮射人升賓賓升

立于西序東面主人盥洗象觚升酌饍東北面獻公公拜受爵觚之别如此或謂以象飾者為象觚然觚亦為象飾邪曰觚容三升是亦觚也特容受有差故以名異鄭康成曰觚有象骨飾也故為象觚竊為當漢之世古器存者盡矣其在卭墓者未出故不得見之則飾以象骨者漢人制也康成推漢之制論之故不得於古

一柱爵

祕閣有爵一柱以度校之髙六寸七分深四寸一分口

徑六寸五分濶二寸七分容八合飾以雲靁下為饕餮狀崇寧三年余至館下識之歎曰禮之廢久矣二千年後誰復傳此器也方今天子以興禮樂為務意者天以三代之禮行乎不然此器何為出也或曰爵必兩柱猶鼎敦之有會簠簋之有盖也必三柱加上以覆持之爵有坫反而加其上者以有柱也今為一柱意以滿必覆其著戒乎曰非也爵有舉舉必反酬故更爵易觶此禮之用於獻酬者也若夫燕禮進受虛爵降奠于篚則以

君尊不酌也虞禮以虛爵入于房則以不貴酒也虛爵無坫故不及反反者以坫示其醻也然後受洗則虛爵不易且不反也故一柱為主古之為器以雲靁為飾非特謂氣烝而澤潤其以為物之需者如此至于饕餮異獸也以是文之爾貪財為饕貪食為餮古之著戒至矣不必以自食其身為太甚也

牛鼎

牛鼎無銘識昔内府出古器使考法定制工官圖其狀

求余識之曰深八寸六分徑尺有八寸其容一斛刻文塗金世不知所本乃考禮圖圖有牛鼎羊鼎豕鼎其足以牛羊豕為飾可以得其名矣鼎足盡為牛首知其為牛鼎也萄爽曰鼎象三公之位上則調和陰陽下則撫育百姓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三足以象三台足上皆作鼻目為飾羊鼎五斗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大夫以銅豕鼎三斗天子諸侯大夫飾之如羊鼎士以鐵飾之三鼎形同以足為異然豕鼎則天子

諸侯大夫士所得共用也羊鼎自大夫以上有之其别以飾至於牛鼎大鼎也惟天子諸侯有之其飾以金者天子器也以奬說考之合矣其三代之所用也

二方鼎

祕閣方鼎二其一高二尺二寸八分深一尺三寸九分口徑尺有七寸三分受太府之量一斛七斗五升又一高減一寸二分深減四寸四分其受量損二斗三升足四承其下形方如矩鼎之制其見于三禮鼎器圖者最

古謂以銅為之三足者鼎也其後劉向謂湯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漢得魏脽適三足故有司得以藉其説謂泰帝興神鼎一黄帝作寶鼎三禹鑄九鼎象九州皆嘗亨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徳諸儒許慎蘇林如淳顔師古輩皆謂禹之鼎惟其三足以有承也韋昭以左氏説莒之二方鼎乃謂其上則方矣其下則圜與祭用鼎鬲無所異方其時古鼎存者盡廢其在山澤邱隴者未出故不得其形制然亦不知考於古也昔禹使

飛亷析金於山以鑄鼎昆吾使翁難乙灼白若之龜鼎成四足而方不灼自成不舉自藏不遷自行而古之為鼎四分其足以有成者雖禹猶然知鼎之方者亦得四足矣今世之有魯公文王方鼎有單彝方鼎有王伯方鼎有陀員庚子方鼎惟祕閣方鼎其大受斛其飾為羊此古之所謂羊鼎者也或曰魯公方鼎其銘為尊彝單彝之鼎其銘為從彝王伯之鼎其銘為寶彝一作盤其制與祕閣方鼎相類特容量不同其名異者何哉余考之

曰禮有六尊六彝六尊以待祼六彝以待祭祀賓客及祭之日衺齍盛告絜故逆齍以受膳人之盛視鑊以受烹人之腥古人於此雖異制矣然彝卣罍同器而尊則與彝同薦大祝六號器同謂之齍盖以彝器為常器齍以持而獻也故黍稷稻粱醯醢牲牢同謂齍者惟所用以有別也傳曰以壺為尊故謂壺尊然以鼎為尊以鼎為彝以鼎為齍其為尊彝與齍同制有所本也今考父癸方彝其制鼎也孔文父歃鼎其制尊單槃從彝其制

鼎盉與觚皆具盖宗彜常器也尊鼎常薦也其從以享者隨器以名之古人於宗器其重如此

古豆

祕閣有豆其制甚備中直而下承有跗如盤禮官疑之政和三年詔盡出古器俾儒官考定盖朝廷講禮既備將大革器物以合三代或以問余豆之制不同何哉余曰禮之所設其器異也詩曰于豆于㽅都騰反傳曰瓦豆謂之登豆之制則同毛氏謂瓦為㽅木為豆不知古者

銅為蓋有制也夫五齊七醢七菹三臡此豆實也清廟未食則為朝事以菹臡為薦至于薦孰則蠃䖯蚳魚尸既食矣后夫人亞獻故有加豆房中之羞主婦右之則有羞豆加豆有鐙有校故禮曰夫人薦豆執醴者授之執鐙此加豆也豆今存者已衆其鐙不具者朝事及賓客饋食之器也若后夫人當獻口于尸則執醴者供之故授夫人以豆而執鐙禮有嚴其分者雖一器猶有存也鄭康成曰豆以木為之受四升此宜阮諶梁正相承

以自絕於禮者蓋漢世其器未出故論如此

蟜足豆

上方出銅豆蟜蚨有蓋蓋有柱無銘可考禮學號蟜足周豆足為盤蟜其名以此然高九寸一分深三寸二分口徑五寸四分其容三升見於禮文此周豆之制也嘗考古豆之見於今者可得而存之矣惟此有蓋存焉其與簠簋之制同也傳曰蓋謂之會會有柱可仰以食故饋食禮曰佐食啓會卻于敦南先儒謂佐食者取會卻

置而奠之以待尸入而食公食大夫禮曰賔卒食會飯先儒謂取飯於敦蓋仰會而食置其餘以待餕也夫豆宴豆甗甗甒魚其為加豆芹蒲菭筍羞房中之豆酏食糁食不為飯器也吕静曰飯器謂之䀇古之為敦甗盤杅亦或用以為飯之薦然仰會以飯自豆以分古之食禮如此特牲饋食禮曰筵對席佐食分簋鉶注曰分簋者分敦黍于會為有對也敦有虞氏之器也周制士用之變敦言簋容同姓之士從周制也

犧尊

將作監李誡出古銅牛以示曰此謂犧尊於禮圖考之不合余謂古之制犧尊如此後世不得其制故禮圖者失之鄭康成曰畫鳳凰尾娑娑然今無此器當禮家錄禮器則依康成為据昔劉杳號博識雖知康成為誤猶謂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酒昔魏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作犧牛形晉永嘉中曹嶷發齊景公塚又得二尊亦為牛象杳蓋未嘗見犧牛分其首受酒則又胳合如全牛時受酒受飯則開而出内之以是為異杳乃謂鑿

頂及背誤也康成當漢世此器尚未出宜不得考其制如梁正聶崇義則二器已出雖未嘗見魏晉梁齊書盡得考之矣乃畫牛負尊何其愈陋也今世此器多見禮器故可知或曰杳謂以木為之何也余謂古者亦以木為尊故曰溝中斷木以為犧尊知其有据木久則壞世不復傳今人見者皆赤金也謂古不得以木為尊是待目見而後信者可與論禮制哉

著尊

著尊殷制也其形範樸古無復疑者昔内府出周著尊文采繁縟夔躍龍翔靁回雲紜有旋動之勢此固為周制也又有獸傅翼而飛或曰蚩尤之形也夫榆罔蚩尤銅頭石項飛空走險故古之鑄鼎象物則必備之或曰蚩尤著貪暴之戒不以此論也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騫腹古之所謂羽屬刻畫祭器以備制為簴所以致飾也

虎彝

廬江李公麟得彝於新鄭銘三字余求得之并圖其器京兆吕大臨曰㒳耳飾以虎首葢虎彝予考於書宗彝謂虎蜼也方虞氏世宗彝之文如此其會於裳則蜼備舉矣嘗見父乙尊為虎然虎蜼雖飾宗彝非一器盡備疑宗彝之飾各得其一以見當是時二者皆見於宗彝故古器之存於世無二物備載一器知舉宗彝以見二物也伯時虎彝則異父乙尊為虎以飾耳非虞氏制也昔周人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自為二器葢周所制

也

蜼彝

考古圖曰祕閣所藏大小七器形制略相似其二大者為行獸二首及身有斑文似虎而歧尾如蜼腹下空可以縣故為錞崇寧三年余就館中求之信然後得王氏古彝其制如此則古宗彝也方唐虞時宗彝之制如此其以為絺繡倣此而已後世作器文采日以加縟故有隱起雜飾不復樸質如古故今之所見蜼彝虎彝戉器

各自别知三代皆用此至周其制漸改於古余嘗求宗彝未見有二物同一器者盖嘗疑古不必一器具此或二器同為宗彝故書舉虎蜼但曰宗彝其説在祖乙之蜼彝至此余竊疑之其為斑文者虎也岐尾者蜼也此豈古之僃二物於宗彝制邪

罍洗

祕閣有罍其髙若干容若干有洗若干其徑尺有六寸余按罍洗皆水器也燕禮設洗於阼階東南當霤罍水

在東冠禮設洗直于東榮罍水在洗東葢古者祭祀燕會皆用罍洗所以盥也罍貯水洗受水凡行禮者盡然君尊不就罍故有匜盤皆以致潔也洗飾以雲靁與罍同器也或謂洗以龜魚爲文取精潔之意不然龜魚皆水蟲而或又飾以藻荇此皆以類取也不必過求且又以藻荇可羞於鬼神邪

烏鍾

祕閣烏鍾自上降出其高八寸二分口徑六寸三分其重

若干鍾之制甚質鼓間容六舞間容四于間不及鼓二無旋蟲繞獸疑周初之器文未縟也其銘作烏形祕閣謂畫烏為象以自別鼎余考古文大抵皆畫也畫以象形則古之所謂書如此昔籀文烏象烏形而點目以烏目可見烏目不可辨篆文曰從烏而鳴亦烏之聲也古人制字可以類得之矣或曰流火復屋為烏此周受命之符也鼎著以烏或宜本于此余考藟鼎鳯鼎皆以銘器安知烏非其以名著邪

雲靁鐘

御府有鐘無款識可考然鼓間一雲一靁此銘也古文畫以象形而為之説者以為周鐘理或然也祕閣以權度校得高六寸三分衡甬高三寸三分两舞相距五寸二分横四寸两欒相距六寸横四寸四分考其制于鼓鉦舞其體也甬衡其柄旋幹其所縣也篆有四以介其面也枚三十有六所以鎮其浮也周之制以其鉦之長為之甬長以其甬長為之圜是故小鐘十分其鉦間以

其一為之厚為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圜之今考其度畧相合矣然余信以為周人之所作也

古盤銘

古盤銘得之河南鞏氏其銘為舉盖而進之此其義也樸質不飾有足以承此殆古之匜盤也匜以注水承水於盤不使水散於地尊者之所用也

叔郭父簠銘

臨江劉原父得銅簠考其識曰叔高父作鬻簠余按古

文高當作郭鬻當作旅郭郭象城郭相通旅猶為中為衆與今文無異盖人三衆也簋形圜而楕如龜原父因歎禮器散亡得此可以證禮圖誤謬且今所用簋疑禮家無所据依崇寧五年紀城得銅器數十物有内圜外方如桶其形者其盖正作龜形容量不及今六升纔三合余考之如為簋也傳曰豆實三而觳豆為四升則簋容一斗二升以漢量校之周一斗十一升有竒魏齊權量於古二而為一周隋則三而為一今之量法猶當魏隋之

中則不及六升者正周之斗二升也古人制器隨時則異後世偶得一物即据以為制不知三代禮器葢異形也又諸侯之國得自為制豈必盡合禮文哉今所見宗器自為多制鄭康成謂制之同異未聞葢古人慎疑如此

伯考父簋銘

陳氏得古簋其文曰伯考父作此寶簋形制與原父所得甚異不知其為何代器也然古以敦璉瑚簋為同物

漢儒考定皆黍稷器也前世禮官謂簠簋以銅而後世以木者非也鄭康成曰敦有首者尊器飾也飾蓋象龜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龜有上下甲則所論已異賈公彥唐人名知禮其論簠簋曰以木為之容斗二升上刻以龜如是而已豈不知旗人為簋其用以銅者自周有之而夏商則或以玉今簠簋有幸而存者皆銅也若旗瓦刻木則宜世久不得見周之簠簋大夫刻為龜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則楕而圜以象龜蓋者諸侯制也

刻以黿而為飾於盖者大夫制也後世以大夫之制行於天子且用以享帝則非矣禮家不論於此

伯㽃父銘

古甗皆有盖有秝其下可爨上可冪以為烝鬳者也許慎言後改為甑甑甗形相類不可便為一物特後世甗廢而甑獨存也觀廩人概甑甗司宫概豆籩便知甗非甑矣甗在漢讀若言在隋音彥今人作偃不知聲類所以改者何也古者鼎俎簠簋皆有數故其次者謂之旅

旅言其衆又曰亞也獨甗不見上下之等與其數如何今其銘曰伯㠱父作旅甗知古之爲甗以備薪烝者非一器也考古圖以㠱作温今校籀書温之文若此孫炎翻以余廉謂進也王存乂瀘水篆字亦若此然則字當爲瀘

旅匜銘

此器類觚但容受勝爾孫炎翻字作移佘隋韻始爲頤音古今之言異也昔人得於萬年涸中歐陽文忠釋其

文曰叔伯作煮匜考之於字煮當作旅以王存乂書考之匜則沱字今文以沱為池宜世不加考也禮器有匜而無沱匜為方中也則此器為匜可知古人於書凡器用則外從方古人方為匚若缶為匜杯為匢籩為匴簋為匭其取類衆矣篆文匜從方而古文不用疑昔人作字務從簡古或去其方故後世疑之禮家謂匜謂為盛水器陸法言劉臻以為類㮰蓋古所用以酌也漢人或謂形類羹魁中有道可以注水故懷嬴奉匜公子揮之

今考其制與羮魁異矣是匜之類不一疑漢人所見異也

鬵簋銘

先秦古器有鬵簋楊氏古器圖有鬵甗永叔集古皆存其名不廢或曰以火亨鬵也不知簋盛黍稷且又可亨飪耶考其文協當為旅今字學諸書有据可考不知諸公皆以為鬵何也古之食禮有正鼎又有陪鼎而進黍稷者以簋進稻粱者以簠故有八簋六簠又有一物而

二簋者皆旅陳於席則以衆列而進者皆謂之旅其甗言旅者亦用以亨享非一器也

尊鼎銘

李保年得鼎于長安耕者其銘曰集作尊鼎萬壽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夫尊鼎異形其制似鼎者此鼎尊也呂大臨疑孔文父歆鼎爲壺尊之屬而銘以鼎蓋古之制器自有据而鼎之制亦不一矣惟其用以名之唐開元十三年萬年人王慶獲寶鼎五銘曰衆作尊鼎與保

年鼎同文但永字刓缺不可識疑此鼎是也

廣川書跋卷一

廣川書跋卷二

宋 董逌 著

石鼓文辯

世傳岐山周篆昔謂獵碣以形製考之鼓也三代之制文德書於彝鼎武事刻於鉦鼓征伐之勲表於兵鉞其制度可考後世不知先王之典禮猶有存者鑿山刻石自是昭一時功績唐世諸儒以石鼓為無所据至謂田獵之碣盖未知古自有制也歐陽永叔疑此書不見於

古唐迺得於韓愈韋應物以其文為足頌亦恨不得在
六經推大著説使學者肄業及之其篤潛動蟄金繩鐵
索特以其書畫傳爾顧未暇掎摭其文刓之部類中後
世得考詳方唐之時其文隱顯未盡缺落微詞索事或
可得之而愈應物徒知狡獵受朝宣暢威靈慴讋夷夏
故愈謂此為宣王時應物以其本出岐周故為文王鼓
當時文已不辯故論各異出也嘗考于書田獵雖歲行
之至于天子大蒐徵會諸侯施大命令則非常事也故

四王二公後世以為絶典然則宣王蒐于岐山不得無所書或史失之其在諸侯國當各有記矣不應遂使後世無傳此其可疑也當漢之時見號奇字如甄豐輩定作史籀書實蒙以為宣王獵碣而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張懷瓘以此本車攻詩因考合前説且曰諷畋獵之所作也愈應物其書藉之則有據矣然為諷為美其知不得全於文義見也傳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謂還歸自奄乃大蒐于岐陽然則此當岐周則成王時矣方楚

合諸侯求大蒐禮者不知宣王嘗狩於岐山以合諸侯況小疋所美其地本東都又選車徒無大號令則不得為盛節古者詩書不嫌同文其据以此便謂宣王未可信也吕氏紀曰蒼頡造大篆後世知有科斗書則謂篆為籀漢制八書有大篆又有籀書張懐瓘以柱下史始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為篆而籀文盖以其名自著宣王世史所作也如此論者是大篆又與籀異則不得以定為史籀所書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荆

釁置茅蕝當時以為重禮故後世不得泯没宣王蒐岐陽世遂無聞哉方成康與穆賦頌鍾鼎之銘皆番吾之迹然則岐陽惟成王大會諸侯則此為番吾可知書言成湯狩于亳故後世有亳亭宣王狩于敖其在地記則著敖亭詩曰選徒于敖其事可以考矣周書記年於蒐狩之大皆書則合諸侯而盼大命亦一見於成王此其可信也昔人嘗怪自漢以往好奇者不道此書迺不得秦文若者猶得人入録藏之當漢號史書以刻畫奇崛

蓋亦不得盡其文則其不見道固宜獨怪愈於唐中世得之乃謂勒勳以告萬世又恨聖人於詩不得見之石鼓之謌自杜甫尚歎不知愈何以知其意謂編詩有遺也或曰此成王時詩則頌聲所存聖人不應去之果有豈不知邪曰巒之悉矣作洛皇門此周公作也詩書不得盡見將一時所訓非理亂所繫不足施後世者不得著也其因後代亡之亦未可知也曰子信為成王頌何前世未有考者則其說使人盡得信乎曰蒐于岐陽書

傳再見而車攻之獵詩以爲教此可謂無所据乎此余考於古而知之世亦安得異吾説者知考古而索其事自當有所得爾不待此以傳也

毛伯敦銘

龔伯宗器其子邢所作也邢以功受天子命服赤芾彤冕黄裳鑾旂則作彝器以奉宗廟因以載其寵靈可以求其禮也皇祐中長安民得於渭上銘曰毛伯内門立中庭右祝邢王呼内史冊命邢王曰邢昔先王既命汝

作邑今惟亂商乃命錫劉原父以毛伯為毛尗鄭歐陽永尗書以為据楊南仲呂大臨以鄭為郱說文幷作㞙因以為證古字繁省雖不可盡考然鄭則從奠不應至此而幷不從臼其文異甚不知何以信之許慎顧野王書有鄭鄭等字呂忱謂鄭為周大夫名鄭為畿内地名惟名不可以字義知之而地邑或以為名亦不可知然則呂忱獨以鄭為周人名者恐或自得有据傳曰原伯毛伯文王之子原毛之後世為王臣仍為伯爵或本封

絶滅食采畿内故以采邑稱春秋時毛伯錫魯文公命
説者文王子封為畿外之國考其時諸侯無毛國而毛
叔仍文王子其受封在滅商後今曰皇考龔伯則非毛
伯鄭矣周之制食采畿内者皆以地著姓則毛伯亦其
食采於毛者不必以毛國尚存而號於王畿也銘曰乃
惟商亂知周之冊也周之商亂其在成王世三監之變
矣然此時毛伯國未絶故知非以存其本號者然亦带
鑾旂本以錫命諸侯至于畿内之伯得以為寵者知為

王之加賜者也

魯公尊彝銘

古篆魯旅同文劉炫謂有文在手為魯疑不得若此其後得古文乩字傳模既失又改為尗字李陽冰以文當如圖蓋為魯也祕閣有銅尊銘作圖公諸儒不能考定或以為鬯者非也以古文考之其書以𠧪為魯在漢猶然其作圖者蓋古者簡質其省文亦自有据宜世不得而知學者每謂諸侯不得祭天子而魯獨用天子禮樂

二戴為書謂其說可信至于非二王後而得稱公此周之所以崇魯也故魯公拜後不以為過蓋自周公時伯禽稱魯公矣今考此銘合於禮書其尊彛則自有制也

龔伯尊彛銘

龔伯尊彛臨江劉原父得於長安制形類敦而大其重若干其容若干附耳為奇獸口圜上周以同文下畫為雲氣以禮考之罍也用之廟獻其上列尊彛故刻銘以此彛尊自是二物有彛則有舟有尊則有罍其制如此

奠之之制宗器自宜有序則彝尊罍以次列矣其銘曰彝尊舉其大也傳曰彝卣罍器也又曰彝為上尊卣為中罍為下形如壺大受一斛但此器亡其尊彝惟罍存爾考于禮書犧象著壺大山此尊也雞鳥斝黃虎蜼此彝也若罍則一矣其制皆為雲靁狀其上飾以回下飾以雲回為古文靁字故以雞彝盛明水以鳥彝盛鬱鬯以犧尊盛醴齊宗廟七獻二祼為奠不飲朝踐尸飲五獻卿即天子與上公同九獻二祼為奠則尸飲七可以

獻諸臣故子男則五獻是尸歆三可以獻卿大夫士三獻無二祼直有酳音印尸三獻故王酳尸因朝踐之尊醴齊后酳尸用饋獻之尊盎齊其臣卑尸酢賓長即用罍尊禮曰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然則古人自以罍彝尊同名蓋相序以成禮也古廷設罍諸臣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二石金飾口耳其自諸侯卿大夫則無金飾也韓子曰罍大器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其說雖異然今世所見惟銅則其說或可信龔

伯尊彝考於禮則大夫制也其稱盖當作盇公原父以為非謚所見且古文盇作坎卦自隸書始變而今文或異然古謚音盇為盇自當以古文定也㬋顧野王曰大也乙憲翻篆文㬋與顧同古文作䰟自當從篆

叔䜌鼎銘䜌音鑾

叔䜌作鼎考其制形則宗器也銘曰二十有三年王在宗周王命叔䜌余考於書周既營成周以居商民而以王城為宗周卜宅土中復歸西周故周官曰王還在豐

多方曰王在宗周其後十一世犬戎攻宗周而平王始遷故黍離閔宗周宫廟之廢周自是不復居宗周矣其曰王在宗周則知其在幽王之前可以考也史自共和前其世數最長而可知者穆王在位五十五年昭王雖不見居位歲月然穆王五十受命改元則知昭王在位之年久也昭穆皆有二十三年則叔繇作器蓋在二王之世矣銘之所書有鼎彝尊鼎蓋宗廟之器説者以木横貫鼎而舉之謂鼏然易之鼎象則為金鉉豈叔繇之

鼎以為金鼐鼎者耶尊彝有六其器也則用本朝踐獻踐不可考也三代鼎彝有銘多矣而曰需終者今見於此彝鼎之銘又曰需始需終古者以需為善其文與今同此其謂善頌者也

伯庶父尊敦銘

劉原父得古敦其銘曰伯庶父作王姑舟姜尊敦世或疑舟為丹又以為井者其文可考朱鮪集字舟為古文周字顧野王謂舟為周詩言舟人之子則周也古文不

一其體減增上下隨其形異不能盡以點畫校也如伯庶父伯郭父鼎上下二體文皆異也此猶可以參考至寧為丁丁為丁省文示意豈可盡求於點畫間耶庶父知為名矣以尊敦求其制其為有盖飾者豈庶臣得用哉知周無丹氏井氏列于侯國者舟也齊在周為大國世與姬為媾以國聘者在名則為太姜少姜在謚則為文姜宣姜穆姜在國則為齊姜晉姜衛姜盖以國繫姓者不特諸侯之國其在大夫以采地著者猶得稱之然

則其謂周姜者可以知也周之世諸侯無以周為謚者王畿周公則得號之其他非王子弟母妻則其君王后也伯庶父於書不可考然謂吾之姑者知其為姪矣禮有王父母無王姑其以大稱者或得號而兼之知伯庶父為齊子也或疑為王之姑者則以周為謚矣若王之姑姊妹則為姬氏或當以異姓為姑姊娟者又非周制也尊敦失其蓋不知形制所本然文飾備盡至于拚也尊敦上分趾皆作獸形此其為有飾者也惟諸侯則得

用之

商洛鼎銘

此鼎制甚大校以今太府權量為斤若干其容若干銘曰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下都雝公諴作尊鼎原父以丁為寧其說是也周既都洛而以成周為下宫所以異宗周也諴周古史考曰周公營作下都則今洛陽何休曰周成王所都也其曰十四月者蔡君謨嘗疑之此盖自王之即位通數其月爾㦯謂周之十四月為夏之

二月元命苞曰夏以十三月為正故管子有十三月令人之魯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復之語如此自是古人書時不必月嗣君未改年以月數計之邢子才曰四十二月之科一依恒式彼自其君即位後以月為數其時則已再改年矣盖循用古制服制小傳盡書以月此正未成君之制故昔人謂時王未改年者其説得之

孟銘

伯王敦子作寶盉其制異哉禮學未嘗考也昔許慎以盉為調味器顧野王直以盉為味陸法言以盉為調五味鑊蓋自周官儀禮竄失本文後俗襲誤莫知所本也今考於書則以鑊為鑴而以鑴為鬵鬵為器盆之大者盌則小於盆而同制矣則盉不可謂鑊孫强亦以盉為大鑊又曰鑊大鼎也劉臻呂忱以鑴為大鍾皆非有據少牢饋食禮曰羹定雝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而禮經改盉為鑊則失其制久矣法言

雖能辯其名而不知鑊非可用割烹則亦誤也古之饗祭爨在廟門之東故初陳鼎於盂西後陳鼎於阼階爨為竈盂即煮薦體之器也升食者自盂以受於鼎鼎陳阼階則薦食於上矣故實鼎曰脀(音征)實俎曰載肩臂臑謂之前體膊胳謂之後體正脡橫脊謂之體薦短正代脅謂之體解故體各異盂盂別一鼎盂中肉孰各升於鼎故取於盂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然後可以饗食可以薦孰禮之成也後世不知俎鼎之制雖具簠簋籩豆

有事於祭祀有司庀事謹守舊文而器名物體皆不能辯則盉䀈已久其名又改尚得求其制而用耶

史伯碩父鼎銘

史伯碩父鼎二至和元年虢州得之嘗命按其權量所極并其形制圖焉其一髙尺有七寸八分深尺有一寸二分徑尺有六寸九分受一柘二斗重若干其二髙尺有六寸五分深尺有八分徑一尺五寸八分其受一柘重若干銘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己子史伯碩父追孝於

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凡四十三字其六子刓缺不可識或謂支干相配五行無已子也余按商兄癸彝為丁子周戠敦作乙子其類甚多盖以剛日柔日相配而制器之日用剛則以柔配之用柔則亦以剛為配之五行之用然也戊己為土戊為土生己為土滅剛日不用而以己配者盖用其剛必即柔以成之今術家猶然在甲子六年正月朔當辛未則八月一日朔當戊子然碩父正宣王時其曰史伯則史臣而位大夫者故得作

宗器以薦祖廟班固以史伯為厲王世昔鄭桓公宣王司徒問國於司伯則不得為在厲王時矣今官庫有史頼鼎銘同其皇考舟母或以碩父為頼字者雖然必□與其字為配至其作宗器於廟則不得以字著也頼或與碩父為兄弟此不可得知矣今鼎二以釐仲為皇考而以舟母為王母釐盖其王父則以舟為王母其周女也稱王父以皇考則周固有之矣古之為史者書傳直以名配之而不著姓此其世代不得考也然銘有用蘄

綽綰眉壽或為說曰綰如祈天永命綽如垂裕後昆以其書考之恐不盡得其文古人於書直有不可意得者況以秦文考之耶

弡仲寶匜銘

古人制法其書已亡不可得考今惟幸其器時有存者可以察也京兆民得古器為銅方匜其大若干其深若干文飾繁縟世不能考以法數惟其銘曰弡仲作寶匜劉原父釋曰寶匜匜於禮為樻凡所以盛弓弩矢也而

方中矢字又不與古文合不知何据而言也今考篆文集字當作匧其書尚與篆合古文匧不從竹後人因之從竹者誤也小篆雖秦文然亦存古古文不廢其同者甚衆若匧從夾其文可以得矣惟方字為古文然小篆自不從竹其用竹者或體也世或疑篋未有範銅為之此猶以從竹為古之器矣甞見諸書說金箱石篋無不備也延康中上黨抱犢山功曹李及於巖得書四十卷盛以金箱然箱篋以載而藏之為名用金用竹隨其所

為也豈但盡用竹哉弡之忍翻訓曰弓强也余以自漢以後諸書考之集古以為張仲誤也

弡仲寳匜銘

上方所藏旅簠至衆獨無旅簋呂氏考古圖所載備矣大抵皆簠也昔嘗考其銘竊有疑於此矣簋簠古人共用之器也雖廢棄已久不應獨存簠而無簋匆藏所得不應盡藏旅簠以故世不得其制禮家乃為一器但方圓異爾嘗見紀城得器方圓雖異大抵類桶惟盖為龜

此古匜之制也大觀元年劉仲馮以其家藏古器上之適余在館始盡模其銘併得原父釋考之其曰弡仲寶匜原父固以為張仲所作器也匜又作匜余按弡伯之器既曰匜矣今而則又以匜為匜其説異也考其文方中作赤以古按之則為匜與簠同其文古也後世禮學既廢簠簋之制尤失至以方圜論辨而不知天子諸侯卿大夫異制苟為傳誤襲謬方且守之不議何也

杜嬬鋪

禮器無鋪古者陳猷謂鋪以金飾物亦謂之鋪說者以其形制類豆疑古又有此器也余考簠從甫自古文如此然其以金為之或從金此不足怪也或曰簠稻粱器也漢之釋禮經方曰簠圜曰簋簠内圜外方簋内方外圜余竊疑漢人不知何所据耶古器存於今者簋不圜則簠不方可知矣今曰鋪尊則以簠為尊受飯為簠受飲為尊以受飯之制為飲之制器則其制固宜異矣

方甗銘

孚氏甗無秝銘曰方甗或疑其制余為考之古者謂鼎上下大小若甑曰鬵亦鬵器類甗古文作甗今仲信父之銘則作甗知字有無存古人用之不一其制矣紀有甗齊晉以為重器然其用不過行於饗食今舉國為重號於天下則必有異者將國君之器自異而紀侯之甗則又其尤異者也

紀城敦銘

紀城在齊之東古裂繻之國齊桓公既滅之矣崇寧元

年民有得古器數十於城者惟敦之制異甚其大若盤可受今二斗十二升者嘗考之鄭康成以敦為槃類賈公彦曰以木為之今世所得古敦制形大類鼎髙脯甗乃知其説異也盟會玉敦當以玉為之不在飾也且祭祀之時有黍稷故以敦盛黍稷若合諸侯盟誓則不用黍稷矣故敦中盛血夫以銅為敦用以烹飪也則其制宜與鼎鼐類若以玉為敦則不可以爨矣當謂有待於盛血者是也然則其形制自當相類不然則不可以敦名

也

石鼓文

遖我字下同車既工通攻遖馬既同遖車既好遖馬既騝鄭音

竇郭云恐是籀文騧字君子鼎鼎古文員字邋邋良涉反通作獵員斿麀鹿

速速君子之求□□囿薛作首鄭作酋郭云恐當作鹵弓薛作及弓趙本

有此兹臣古以寺諸家皆作時遖敺其特薛鄭皆作孫字其來趩趩

丞亦䢭䢭許建反一本重此反𤼷𤼷音義未詳石本有重文即遖今作敔與𥜃

之禦同即時麀鹿趚趚陳知反薛作趚趚其來囿薛作首鄭云鹵亦作逌

既施本無此字避敺其樸其來遺遺趙本有此二字射一本作避音敔禦同

其猾音義未詳蜀

右一薛作弃文鄭作丙文

汧殹古也字又郭云讀如繄語助也沔沔鄭叶作綿籀作泛丞郭云讀如蒸敃籀文皮字借作被音淖淵鰋鄭音鰋鯉處鄭叶作居之君子漙籀文之魚從寸之

澫澫鄭云即漫字呂澫通作曼又通有鯊所加反今作鯊其斿今作游[走散][走散]薛作散鄭作[足散]相闕反帛古文泊字下同魚鱳鱳音洛薛作鱳其盬鄭云盬亦作盬讀與俎豆之爼同

氏鮮黃帛其鱄甲連反鄭作鮒又鱄又鮊鄭云即鮊音白其

胡乞及反鄭本作豆孔庶𦌾譔官反籒文臠字之𩫖𩫖丑若反浧浧籒文

洋字鄭音汙今作瀚𧽤𧽤鄭作博即遄字其魚佳通維下同可通何下同佳鱮佳

鯉可㠯橐符宵反之佳楊及桺

右二薛作戊文鄭作甲文

田車既安䥶郭云大么反音條勒䮃䮃一作馬□𤋮一作從既簡

左驂旛旛右驂騝騝渠李反避㠯隮于邍古原字避戈世

阬鄭作阬薛作陝籒文今作陸又趙木作止射宮車其寫讀如卸秀弓寺時

射麋豕孔庶麀鹿雉兔其□又作有旃鄭云今作紳其□趨

鄭云作奔或作走大鄭本有亘字在大字上古直字也大口出各亞施云汗簡作亞古孝

經作口口哭薛作畀字鄭疑思字郭云恐惡是臭字古老切大白澤也口執而勿

射口庶趩趩郎擊切鄭云與𢥠同君子𨒪石本作逌薛作逌郭鄭云逌今作攸樂

右三薛作丙文鄭作丁文

口口鑾車𠅡石本作𢊁說文作𢍜呼骨反薛作𤸇字鄭云拜字敕真鄭云即塡亦作

鎮口口弓孔碩彤矢口口口諸本作四馬其寫六轡驁驁

鄭云五到反讀若遇諸家竝闕一字無重文辻諸家作徒騝鄭作馼孔庶䴥薛作䴥

亶古宣字摶摶茵鄭云即迺字車載衎籀文道字口徒如章邍濕

通作隰陰陽赶赶七走反即趣字六馬射之族籀文族字鄭云借作鏃字迂

今作徐如虎獸鹿諸本作鹿如□□□多賢連鄭云今作狗禽□

□避免薛作鹿一作兔允異

右四薛作丁文鄭作戊文言策命諸臣

□□□天一本無此天字有湊湊二字霝雨□淶今省作流迄湧盂止遥

反一作盈渼鄭云今作濼私列反濟鄭作滋郭云濕君子即涉涉□□淶汧

殹也洎洎淒淒□□舫舟囱薛作恁或作由逮鄭云即歸字或作遝□

□自鄜薛郭作鄜鄭籀文作鄜徒馭湯湯隹通維舟吕衍或陰或

陽极其輒反鄭云即栰字薛作枝湙呂戶一本無此口于水一方勿口

口止其奔其敔鄭云今作禦口口其叓古文事字

右五薛作壬文鄭作辛文言漁狩而歸

口猷乍籀文通乍遼乍口衛即導字遄我驅鄭作洽字口除帥𣪘

被阼音序郭作阪口莽薛作䔫音莽郭云恐是莽居蚌反鄭本作算今省作莫為卅

石本作止施云卅三十也蘇合反非世字也里口微徾薛作徾鄭云未詳音義徾一本

無此重文逌薛作迺鄭云逌作攸囿薛作峕鄭云亦作囿口𩑐古桌字柞棫其口

椴梏讀作皓方老反薛作格字𢈘𢈘薛作庸鄭云未詳音義鳴口亞箬薛郭作籀

文若字鄭作箬其麥薛作華鄭□云亦斧爲所斿𩁹薛作憂鄭□云今作薆籃

郭作籃云籀文盤字今省衛百封樹□合薛鄭音合鄭云疑即龠字音𧬲又模本下有孫

字非

右六薛作庚文鄭作乙文言除道

□□□□而師□□□□□□□□□弓矢孔鄭本有此

三字庚左驂此字鄭本有□□滔滔是戠說文古熾字與此相類□□

□□不具奪薛本有𥗐字闕音□□□後具肝薛作肝鄭作旴音吁來

□□□其寫矢石本作災薛作𡿦鄭作矢具□□□來樂天子施云

鄭本子下有來字口口口嗣王始古我口口來

右七薛作甲文鄭作壬文

䍙被走驕鄭音剤馬薦鄭云今省作薦晳若石本作𣚍薛作奔鄭云即若字

古諾字從此敚施云說文與微同薛作放音非也雉立其一之施云宿二本下皆有

上字按此本作之字

右八薛作巳文鄭作庚文

施云此鼓最磨滅僅存十三字不復成文

避水口衞導既平既止喜薛作嘉樹剝則里天子永寍

寧日佳維丙申□□遊其用衛馬既申敕肅肅施本作康

康□駕左驂驐驐五到反□□駚駚鄭音遨扯子一反鄭云疑即撻

字□女通汝不□䎫郭云籀文翰从飛鄭音同霧薛作霚郭云恐是籀文霾字公

謂天余及如周石本作啇施云害字鄭云周今省作周不余及

右九薛作乙文鄭作癸文言除道

吳通作虞人𢡆亦作憐亟即亟字朝石本作勒薛作敕字鄭云即朝字夕敬

□載卣即西字載北勿奄勿伏薛作戊字鄭作伏字𢆉鄭云即𢆉字或云即

畢字而出□獻薛作獻字鄭作狩字用□□□□□大祝□□

□亯薛作高字鄭云今作享□□埶薛作執説文執與藝同鄭云亦作社盜同寧逢

申孔圝籀文圓字鹿鹿舊本鹿字在上麋麇遊□其□麀鹿䲨䲨

鄭云即大别本作大□□□□□求又□□□□□□是

□□嶂字鄭云即□□薛作癸文鄭作巳文

廣川書跋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廣川書跋卷三至五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檢討臣德生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監生臣李炎

廣川書跋卷三

宋 董逌 著

周姜敦銘

伯百父作周姜尊敦其器無文飾則自命士以上得用殆與秦漢間器無以異也周之世齊姓重天下故當時語曰姬姜觀原父所得敦三皆為姜氏則世以為貴姓可知周之諸侯與大夫卿盖無以周為謚者惟伯禽弟守米地居王之畿内世以周自别後世如宰周公類可

以考也其謂姜則王畿之公也或言王之支庶子弟亦得以周號者且王子弟則或自有封矣支子分屬王畿者則以采地著其受姓命氏則子孫各以其姓自顯葢不以周自稱知彼既别於周矣若平王之子封汝川初以周為氏此其以周著者古之宗廟不出四封然得自長安知非汝川之周也

晉姜鼎銘

晉姜鼎以今權量校之其重若干其容若干以合周律

當為權若干為量若干周自中世天子不得考度量協彝器侯國得自為制則當晉國不知其為權量輕重多寡也銘曰維王十月乙亥晉姜曰余維嗣先姑君晉邦余不敢荒寧知其為晉鼎矣然則其謂晉姜則齊女也春秋時齊歸晉女者獻公則齊姜文公則大姜平公則少姜其在春秋前則穆侯夫人書傳雖閒有遺缺不得盡見然其著者此爾少姜蚤死齊姜不得主祀穆夫人不盡穆侯世惟文公夫人當襄公世猶不棄祀事疑此

大姜鼎也聖人作春秋於歲首則書王說者謂謹始以正端故舊史以示成法今晉人作鼎則曰王矣是當時諸國皆以尊王正爲法不獨魯也考於禮制鼎者或以宴享亦或以饗祭其數亦異矣故有正鼎者謂牛羊豕魚腊腸胃膚也其在羞鼎則膷臐膮矣蓋食禮無膚祭禮則有之故其大者爲膚鼎惟鼎則享備體也晉姜之作殆膚鼎謂耶腊音昔乾肉也膷音香牛臛也臐音熏羊臛也膮音寮豕臛也見內則

孔文父歆鼎銘

孔文父鼎其制異也昔呂大臨嘗疑之謂制度盖尊壺之屬而銘謂之鼎余嘗考之有足為尊而著尊無足魯公方鼎銘為尊彝敦必三足如鼎而伯庶父敦則足如杅彝卣同器而父癸彝實為方鼎夫鼎之大亨謂以木巽火烝旅鼎陪鼎雖不受爨有亨養之道故鼎以有載也且有舉而行也受食為食鼎受歠為歠鼎食歠之異重醴稻醴清酒黍醴清酒粱醴則致飲於賓客豈無器而節厚薄之齊哉春秋傳曰尊以魯壺此器為似其謂

之鼎豈醫酏糟盖有火齊而節之謂耶

大夫始鼎

大夫始鼎其銘曰惟三月初吉壬寅王在咊宫大夫始錫作彝又曰王在辟宫獻工錫彛錫章又曰大夫始敔對揚天子休用作文考寶鼎孫孫子子永寶用按禮四命受器則上大夫也故冊祝於錫命將之博士呂大臨問曰古者受命作器祝冊命書必載之宗彝子孫寶用惟永永無怠以無忘其初古人於此以侈大王靈而著

昭寵其章大矣又以告後之人其以致戒者此以禮乎取之何哉余曰此神之約也自商以上則不列於此矣夫與神約者非必命祀郊社羣望以盟詛而存也蓋以祖宗為祀而求使子孫不廢用享者此與神約者也故大約劑書於宗彝使神監焉使人畏敬不敢違也故不能守其約而廢器者其刑墨公法治之此其為約也先儒以彝為宗廟六彝蓋尊之制爾余謂凡宗廟常器皆宗彝也虞氏宗彝至周分為二者豈可以宗彝盡宗廟

之制哉今考古器存者鼎敦尊鬲等衆矣皆著銘曰彝則宗廟之器其常用者皆得銘之矣不必謂六彝之所書也

宋公䥫鍾銘 䥫音莖

崇寧三年應天府得古鍾六於崇福院其一為黄鍾之宫髙一尺四寸八分鈕髙四寸兩舞距一尺四寸半横一尺三分兩欒距一尺六寸八分横一尺有二寸其二為大吕之角髙一尺三寸四分鈕髙四寸一分兩舞距

一尺三寸五分橫一尺兩欒距一尺六寸三分橫一尺一寸五分其三太族之徵高一尺二寸八分鈕高三寸九分兩舞距一尺三寸二分橫九寸二分兩欒距一尺六寸其四夾鍾之商高一尺二寸七分鈕高四寸兩舞距一尺二寸三分橫八寸八分兩欒距一尺四寸橫尺有二寸八分其五姑洗之羽高一尺一寸五分鈕高三寸八分兩舞距一尺五分橫八寸兩欒距尺有二寸三分橫九寸三分其六缺

銘曰宋公成之䪫鍾按史記平公名成當周簡王時共公卒華元魚石立少子成是為平公立四十四年當魯昭公時見書春秋宋本商後而商出自帝顓頊當高陽氏之世樂號六莖今考于書曰䪫樂名其字與莖同列子以為瑩其實一也宋均曰能為五行之道立根莖此說恐不然古人以英為華以莖為實高辛氏既發其英則高陽氏實之于莖所以反本流根以宣暢其味氣使天下咸得而遂焉夫是故以名云當周之世樂用六代

獨不見英莖之作於時疑宋為商後于其國而用之以存其禮樂玆故得而作也嘗考之襄公世作商頌以祀成湯故閔馬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夫以校而輯之則考父所作也太史遷曰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追道契湯高宗商所以興作商頌韓詩章句曰商頌美襄公作也馬昭曰宋為殷後郊祭天以契配于郊冥者異於先王故詩詠契之德宋無

圜丘之禮惟以郊為大祭且欲別之于夏禘故曰大禘夫能祀契湯商宗有道則其臣宜作頌歌以薦之廟是宋用商之禮樂其作頌者無可怪也考其詩大禘春初則祭用殷也食嘗有樂則禮用殷也錯衡三等同之非周制也鞉鼓極貫於宣王時考父效之如考父不作頌且謂晞尹吉甫者何哉余故謂頌成湯作莖樂則宋之制得以考矣天子方作大成樂以紹百王絶業故嘗求鍾之制不得周之舊鍾存者衆矣側垂則陊而不應橫

貫則扶揺而不得定考擊備設則震掉而或不得盡其音聲有司患之翌日制詔丞相御史以謌鍾爲正故今鍾得調焉乃下詔曰得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非天相之其能盡感徳之事哉

宋君夫人餗飦鼎

余既爲編修官畢完書宋公緜之鼎矣盖餗爲八珍或曰有菜之鼎也翌日挍書郎黄伯思持宋君夫人餗飦鼎以問君與夫人並爲餗鼎此何制也余曰古者祭祀

饗食饋羞薦獻各有制不得相亂則饋餗鼎用於房中之羞此夫人之禮也少牢曰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故君與夫人宜各有饋也餗在禮為糝食糝一為菜烝牛羊豕糝稻為餌則糝以相參為名自是別鼎呂氏圖曰鈃於字書不見疑為鉶蓋古鉶為鈃此以書名求之非也夫人羮謂之鉶鉶湆也其可謂之餗哉古文臂鍠為釬似鍾而長頸為鈃釬鼎有蓋不得形制疑鼎之長頸者也

餗鼎銘

祕閣至和舊鼎其銘曰宋公緣餗鼎少監羅畸摹其款識以問廣川董某曰史記宋世家無公諱緣者豈宋自為謚或以萊地舉耶某曰周公惟二王後稱公而微子啓實封於宋宋非畿內地且不為謚其曰宋公果商嗣也竹書有宋景公緣而史為頭曼孫炎以緣為頭曼合聲以辨周秦之語今考班固漢書猶有兜緣盖亦著其聲如此或曰餗鼎食鼎也今飦鼎亦曰餗者用以饗食

其禮異乎曰古者天子諸侯食禮鼎俎各有數故有左鼎陪鼎特鼎然謂餗鼎者糝鼎也傳曰糝謂之餗又曰筍之為菜則餗也古謂八珍漢儒論者以八珍有肝膋無糝鄭康成考于周謂糝在八珍中而周官筍俎與此自異故薦食不同古之食饗若糝有菜則入八珍不湏肝膋若糝無菜則入羞豆今直曰餗鼎則糝有菜之鼎也

宋公寶簋銘

河南王氏得銅簋六其制各異銘曰宋公作寶簋或疑其器在一時而制不同將無所考於禮耶盖禮則有之後世不得其制而但守一物而為据者鮮或不亂於禮也元豐三年詔禮官考据典禮定為奉祀禮文其書大備禮官請依古作簠簋器上難其事謂禮制無明憲今偶得一器即用為据古之禮豈盡此一器嗚呼昭鑑遠矣今考宋公簋知禮器未可以一而据也

卭仲顋盤銘

邛仲之孫伯戔作頮盤銘曰惟王月初吉丁亥邛仲之孫伯戔自作頮盤用蘄糜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之昔人以初吉為疑蓋古文以王為闕則其為正可知按說文頮作沬馬融曰頮面器也傳曰洗手謂之洮洗面謂之靧古之事親者垢燂潘請靧頮與靧同古今文異也邛中莱地當周畿内疑為王子弟古有邛疏即其後也余怪古人於用器自期眉壽欲子孫永永用之不窮不知後世子孫不悍口澤者能朝夕用乎或謂父

詞如此至子孫之詞不得用此也

周舉鼎銘高九寸二分深五寸九分口徑八寸二分容一斗六升二合重十四斤一十一兩

祕閣既定作古器圖并考論其制上之或以問曰毋為古文舉然此為舉鼎謂可舉耶且三代之器言舉者衆矣已爵為舉丁卣為舉凡可舉以進者謂得名之今按此鼎銘舉其器非爵可舉而大且容斗六升重十四斤其得舉哉曰晉平公有臣杜舉酌公以罰又罰其二臣

且自酌也後之為制者設之于庭以待直言晉謂杜舉其後改為百獸尊設于庭以示百官其昭大矣不必為一爵而存也盖因名而得以有作矣然制器簡古文字特異盖晉之當世或其後人所作以示於衆非秦漢之君所為也觀古之制器類有所本而揚觶洗觶一時有見乃傳後世不忘況其器猶傳此其可貴者豈偶然一古物供耳目之玩好哉余願得附其言於此竊有慕於古焉

癸舉器

新平張氏得古銅物或以為觚其容三升則當古之一斗余知非觚之制矣銘曰癸舉以癸為名疑為商之時而器乃周之制矣其形範與觚異者以無四隅而廉稜皆廢不得為觚傳曰觚之為觚以有觚為廉不為廉者非觚也或謂舉器名疑古人之制名者也曰癸為名矣而舉又為名定誰名耶今鼎有舉爵亦有舉謂可舉也昔杜蕢揚觶其實為觗後世以為舉者本此或古人

以自有舉於書不可得考燕禮主尊觶于篚古文觶為觶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作觗鄭康成曰古書或作角旁氏則與觚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觗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當漢之世二字相混然癸非商人則此當為杜舉或曰何知非商之器曰吾考之禮媵爵者洗象觚今癸舉則為四象者以其形制索之知周物也

亶甲觚

始余得亶甲城觚其高八寸四分容一升考其制葢古

所謂觶也又得李氏觚高一尺一分其容六合無壇宇

廉隅其足為四象考其制則觚也梓人曰爵一升觚三

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為一升禮家於此

疑矣考於古器無有合也昔韓嬰謂一升曰爵二升曰

觚三升曰觶四升曰㪤如此則觚定二升觶定三升古

者權量三不當今之一則其容六合李氏之觚是也若

亶甲城所得梜之周量三升有奇則當為觶矣傳曰觚

之為觚者以有觚也今亶甲器無觚與觶得以觚名矣

昔鄭氏謂梓人之觚字當為觶觶與觶同制則其言是也禮器制度曰觚大二升觶大三升饋食禮主人洗爵獻長兄弟于阼階上長兄弟洗觚為加爵則觚倍於爵其實當二升古之論者盡如此余是以知梓人之書誤也

齊豆銘

考器之形知為豆矣而曰齊豆吕氏以銘得之曰作太公郭公孝公豆蓋齊世家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

呂伋始立如郭公以下三世至孝公始見於史記去呂伋十四世矣今考齊世家無郭公曰孝公則其世數甚遠雖一豆之薦不如是遍於宗廟然自一時作器書以有別不知諸侯享廟其得至十四世邪當周之時秦有太公其後世為孝公田氏亦有太公而後世無以孝公為謚者雖世有相類然以太公號求之孝公皆遠在十世後可考也

蠆鼎

祕閣有舊鼎祥符初齊郡王上之其銘作鬲形余以書傳按之疑為公子𧎚也春秋時如鄭厲魯公孫與陳祥之族雖皆以鬲制名然自昔古器得者多子尾所為自送女器不苟作皆考合禮經存當時制度知子尾為器其衆且不勝舉也古之為書者盡於象形傳曰書者畫也故凡有形之物必寓之象至無形不可以象類得者然後寓之意而會焉意不能會而形類隨變則轉注以相授指事以相辨諧聲以相合故知字本象形且曰孳

乳以相生也其變於此者形不足盡然後廣取以備物各有本也許氏說文解字雖本秦篆然蠆之字猶為象形蓋秦人改書文以作故其原亦本古字惟㸃畫少變服虔曰蠆長尾謂之蠍特其尾之名爾又曰蠍毒傷人曰蛆張則切則蠍其毒之及人者也今既以蛆為蠅種則不復以蠆為蛆矣以蠆尾為蠍則還以蠆為異文宜其古字廢也

甘鼎

余考此鼎無銘識有刻在葢曰甘以書文考於古在篆為箕在籀為期在古文為其然未少異也刻畫朴古款識深重與䕫鼎相類書至精工非後世書篆家可識自漢以來功力漸改無復款文如三代時故悉刻鑿為之今視其文如木蠹蟲行以此知為周秦間寳器也嘗考于古齊公孫竈生欒施施字子其至其後世以王父字為氏故漢有況其古者廟器以名宴器以字此其為燕器者與欒施氏嘗作此器後世守之不廢按其籍至味

中齊郡上之齊無其姓與名可索而知也今考古文孝經其為尊古文老子其為亓或體為尊王存乂為丌古書亦無為甘者惟顧野王以甘為箕後世共疑於此林罕以甘為其蓋本鼎銘以考書法當古文廢絶後罕能以古學自考不徒爾也昔走作寶咊鍾銘與季姜歃盂及石鼓皆從甘為其則林之説是也今人不知古字或議罕不能据古而自多臆説觀鼎篆所存乃與罕合孰謂不知而妄有作也

王子吳歙鼾

潞國文公守京兆得鼎其銘曰惟正月初吉丁亥王子吳擇其吉金自作歙鼾其糜壽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之書家考古謂無鼾而鼾見三蒼知為鼎也古者以尊壺受酒而鼎亦屢見取用一時以得為之余見古器衆矣非宗彝以祀則其功庸所在故有銘也計功稱伐於此乎陳之矣曰自作歙鼾蓋惟宴私用之抱朴子以辱金不可用以為藥且為器皆有避然擇吉金是慎其所

養也古者敦甞卮匜非餕莫敢用之又以口澤不可用
器而謂子孫永寶用之其何据耶意者用以為享乎或
以此戒之可銘也

寶龢鍾銘 高八寸一分衡甬高四寸四分兩舞距七寸七分横五寸五分兩欒距八寸九分横六寸六分重十斤五兩

祕閣寶龢鍾銘曰𡉚作朕皇祖文考寶龢鍾𡉚其萬年
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呂氏説曰太史公稱牛馬𡉚其後
班固蔡邕亦皆以𡉚自見於書蓋卑以自謂託於此也

或謂託於下走自漢如此周人未嘗有此嘗考之夫以作宗器薦之祖廟宜刻名以自列其曰走為賤稱非言懼名禮此昔人所慎也走自是著名以别支子况於子孫其可以名廢耶古人於書走足辵疋同文在今其有据者如此又如不可据者尚多此皆未有可考也禮官曰銘稱皇祖文考謂祖文王也世數雖遠葢推本原不然昔人衛莊公曰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古人稱文祖文考不必舉謚如襄公曰文祖則可以考矣豈

必文王之子而謂文考以其皇祖稱考又不可附其說

古器刻銘若㢘作文考尊師艅作文考彝戩作文考敦

豈皆以文王享乎且諸侯不可得通天子其得通天下

而享之非周制也

寶龢鍾

寶龢鍾二與前一器同制禮官考其權量度數高七寸

五分衡甬髙四寸二分𠮿舞相距七寸横五寸三分𠮿

欒相距八寸四分横六寸重十三斤十二兩以今太府

法制求之如此其鍾以雙鳳為飾又其旁刻字作鳳形
若烏鍾飾烏為名舊號鳳鍾古著字本象形故凡有形
之物必寫象以見欲其有識也至於形不可得與無形
象而可求則凡有意可會有事可指皆為別類以見若
其事可假其聲可諧其意可轉而相授皆字之變也嘗
考古文鳳字但畫鳳尾為之小篆轉以為朋司馬彪曰
鵬者鳳也然則鳳形為銘知為鳳也或曰周之興鸑鷟
鳴於岐陽疑周人著瑞以示後世此余不得而知也

虢州古鍾銘

虢州所上古鍾其髙三尺二寸有竒口徑八寸三釐其頂徑一尺六寸銘曰王叔伯髙作其字摩滅不可復識皇祐三年改造樂律内出古鍾命有司考詳聲韻安定胡瑗得古鍾四參定尺度明年樂成還之御府廼俾工圖之因得其名以傳廣川董某書其後曰考鍾之制於古有稽其度量或不能合者又往往其器皆出三代有識可證盖書之亡失不能備盡則器之幸存猶有明訓

是不可按圖而盡也今考其制在上無枚其擊無隧銑甬雖備而袪鼓不辨有舞外承有衡上𠛱無旋蟲繞獸以飾其外此其異于經也夫金尚羽其器有六以樂論者皆鍾也故曰中者為宫其大為鏄圜如碓頭大上小下曰錞如鍾為鐃如鈴為鐸此古人所用以和樂者也今其制則然矣此殆周人所謂錞于者耶故曰以金錞和鼓于竇謂去地一尺灌之以水又以其器盛水於下以芒當心跪注以手震芒其聲如靁當竇之世其器

與瀀猶世習之不廢故得備𫝊於此宜其考擊不受而無攡隧也漢什邡縣叚祖得鍾髙三尺二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圜如筩史臣不能盡考故書如此不知其器可考亦異此説矣方後周時本玉斗以案度則蔡邕古龠合校晉前尺大一寸八釐其法與今黍尺適等則徑至八寸有竒者以徑一圍三校之當三尺四寸矣此或周節樂之器也

景鍾銘

御府藏大鐘不知其出何時銘曰景鐘景祐中諸儒議樂出自上方參考度量初得其器圖之其髙三尺二寸徑一尺二寸其下刻識皆滅没不可辨或曰此古景鐘也有功則銘其上古人貴於書名金石謂此也後世鐫金之功既廢世或不能知其制矣管子曰黄帝作五鐘以正五聲所以分五行也而有景鐘則景鐘自是寶器若夫晉人之銘魏顆自為晉景公鐘不知其制與古同異許慎辨鐘為酒器而鐘為樂器今考景鐘咊鐘其銘

皆作鍾不從童也惟寶咊鍾作鐘是知古人於此不一其書矣當漢世書文已譌而鍾鼎或藏厚地埛窌閒未出慎不得見之故論書如此

銅敦銘

楊氏圖古器有銅敦銘曰宰辟父右周立王冊命周周頓首奉揚王休命用作文考寶敦其制與周姜敦異葢圜不作軀形亦無刻飾著耳附腹不與簠簋形同亦不為蟲獸狀而揜至上飾畫靁火今既受命於王為文考

廟器此必考於制度不敢遺舊章也其制如此者疑禮文楸鈌不能盡考傳禮曰有虞氏之敦周士制得用之又曰諸侯飾以象大夫刻以龜天子飾以玉而還象其形則敦雖通於上下惟其刻飾異爾豈其為此圖者不識當時蟲獸文而誤為草木之英華者邪周之世有太宰內宰宰夫在禮在春秋皆書曰宰若宰周公宰孔父宰文公宰皆官也譙周曰成王作辟宮其言王在於此則既異于夾宮武宮矣盖王之瀍宮也肆命王臣必親

即辟宮則其禮重矣錫戈琱蕤華菜絲衣此命大夫賜非士得受之其制則與禮不合蓋享敦祭敦制度不同故上得以燕下其形制則亦已辨也

臨淄戟銘

或得戟於臨淄故城趙氏售之臨淄故全齊以兵威雄四方征戰不息其兵利器堅固宜有傳於後其銘曰闕書文猶為科斗形蓋周之末衰也戟有鉤其曲甚利或謂矛戟以衝陷入物洞胸貫腋以利相尚今其狀如鉤

旁出而内向者此於用不亦廢哉豈為鐓者固如此耶余嘗讀字林鐓平底也葢矛亦銅也進戈者前其鐏進矛戟者前其鐓銳底曰鐏平底曰鐓以其平底鐓地故謂鐓則鐓者戟之末其與戟並存也昔欒樂乗槐木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王何以擊子之斷其右肩齊氏以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古者戈戟之屬為之勾兵酋矛之屬為刺兵葢戈有胡矛戟有句援句兵堅者在後刺兵堅者在前則戟有堅其重則句傘者所

用也昔楚授師子馬以伐隨故曰句孑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孑或謂之鍦音移吳楊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其大者謂之曼胡其曲者謂之句戈孑曼胡今見古戟有無刃而句者此其異也

延陵墓字

延陵季子墓字世傳仲尼書今入淳化官帖中其字如書簡牘不類豐碑石柱上所刻也而書亦少異於籀文疑當吳季子時書文宜盡從籀學不得有所異同又夫

子未嘗至吳其書是非不可考也唐人於季子墓刻此十字張從申書其後而籀字極大不知一書而傳於世者大小不同此竟誰當其傳哉李陽冰書篆奄數百年人常謂初學嶧山碑後見仲尼書季札墓字便變化開合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雨集是陽冰所從得法不可謂非古也此當自有妙處今人不到陽冰地安能議其是非所極哉

佳城銘

葛洪雜記序夏侯嬰得佳城銘世無知者惟秦博士叔孫通能讀其文此科斗書也後世疑自孝惠時上推三千年當在洪荒之世蓋未有書契今其文乃與秦小篆相類嘗考其銘此殆有數存者如大同古銘其事亦可推也後人不知世紀惟史記為據史記年自黃帝至堯舜纔二百年以世紀推次中間相授幾數千年矣史特舉其至顯者失其序不能盡通然與佳城銘類故甄豐定為六書一曰古文則魯壁書與此銘矣是時傳者不

可謂無据昔臨淄得桐棺前牒外隱起為銘齊太公六世孫胡公惟三字是古文餘同漢隷乃知書文相變不能逃古但數窮即改自然相合盖惟中本有因變以出是凤智分也知釋氏海藏傳經千佛同説則知此矣

廣川書跋卷三